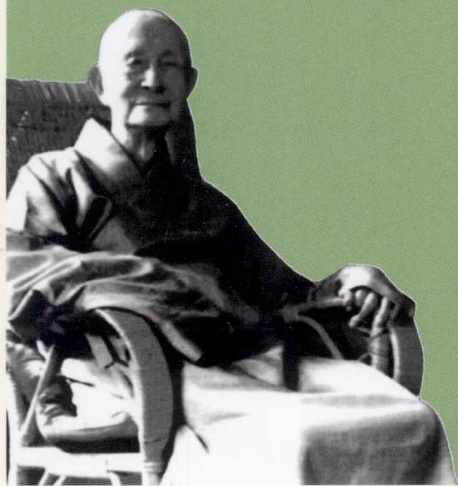


永光集

我的论究佛法，有一原则：在大乘法中，依中观来说中观，依唯识来讲唯识，依真常来讲说真常的经论。在论到声闻乘的解脱道时，也依声闻法说，决不依自己所宗重的而附会歪曲。

印
·
顺



释印顺 著

印 顺 法 师 佛 学 著 作 系 列

中華書局

印 顺 法 师 佛 学 著 作 系 列

永光集

释印顺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光集 / 释印顺著. —北京 : 中华书局, 2011.10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

ISBN 978 - 7 - 101 - 08057 - 5

I. 永… II. 释… III. 佛教 — 文集 IV. B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127154 号

经台湾财团法人印顺文教基金会授权出版

-
- 书 名 永光集
著 者 释印顺
丛 书 名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
责任编辑 陈 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6 $\frac{3}{8}$ 插页 2 字数 128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057 - 5
定 价 16.00 元
-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出版说明

释印顺(1906—2005),当代佛学泰斗,博通三藏,著述宏富,对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的经典、制度、历史和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梳理、辨析与阐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成为汉语佛学研究的杰出典范。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建立起自成一家之言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汉传佛教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经台湾印顺文教基金会授权,我局于2009年出版《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23卷),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印顺法师的佛学研究成果和思想,受到学术界、佛教界的广泛欢迎。应读者要求,我局今推出“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将印顺法师的佛学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逐一出版,以满足不同领域读者的研究和阅读需要。为方便学界引用,《全集》和“系列”所收各书页码完全一致。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的编辑出版以印顺文教基金会提供的台湾正闻出版社出版的印顺法师著作作为底本,改繁体竖

排为简体横排。以下就编辑原则、修订内容,以及与正闻版的区别等问题,略作说明。

编辑原则

编辑工作以尊重原著为第一原则,在此基础上作必要的编辑加工,以符合大陆的出版规范。

修订内容

由于原作是历年陆续出版的,各书编辑体例、编辑规范不一。我们对此作了适度统一,并订正了原版存在的一些疏漏讹误,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 原书讹误的订正:

正闻版的一些疏漏之处,如引文、纪年换算、人名、书名等,本版经仔细核查后予以改正。

2. 标点符号的订正:

正闻版的标点符号使用不合大陆出版规范处甚多,本版作了较大幅度的订正。特别是正闻版对于各书中出现的经名、品名、书名、篇名,或以书名号标注,或以引号标注,或未加标注;本版则对书中出现的经名(有的书包括品名)、书名、篇名均以书名号标示,以方便读者。

3. 梵巴文词汇的删削订正:

正闻版各册(特别是专书部分)大都在人名、地名、名相术语后一再重复标出梵文或巴利文原文,不合同类学术著作惯例,且影响流畅阅读。本版对梵巴文标注作了适度删削,同时根据《望月佛教大辞典》、平川彰《佛教汉梵大辞典》、荻原云来《梵和大辞典》等工具书,订正了原版的某些拼写错误。

4. 原书注释中参见作者其他相关著作之处颇多,为方便读者查找核对,本版各书所有互相参见之处,均分别标出正闻版和本版两种页码。

5. 原书中有极少数文字不符合大陆通行的表述方式,征得著作权人同意,在不改变文义的前提下,略作删改。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对汉语佛学研究有极为深广的影响,同时在国际佛学界的影响也日益突出。我们希望“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的出版,有助于推进我国的佛教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一年三月

自序

这本书，应该是我最后的一部。

一九七一年夏，将以前的写作与讲记（除独立成部的），分类而集成三编、二十四册。那时多住嘉义的妙云兰若，所以名为《妙云集》。

一九六五年起，我多写成研究的大部，短篇的就少了。一九八九年，才将写作与纪录的，编集为五册。一九七八年秋以来，多住台中的华雨精舍，所以名为《华雨集》。

一九八六年初冬，感到身体的不舒适。大甲永光寺的真智来见我，我慨叹没有一适当的地点可以静养。他说：“有！南投山上，有一房屋空着，我曾去住过两天。”我当天就去看看。空屋在南投南岗工业区后面半山，右方与后面，都是树木，的确安静。这样，我就时常去住，主要是夏天。这所房屋，是大甲李居士的；在我的写作中，曾称之为“南投寄庐”。后来，房屋奉献给永光寺，这才名为永光别苑，作为永光寺僧短期修持与养病的地点。在这永光别苑，集成这一册，所以就名为《永光集》。

八九老僧印顺序

目 录

自 序……………001

一 《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001

前 言……………001

第一章 《大智度论》之翻译……………003

第一节 从佛典汉译的程序谈起……………003

第二节 《大智度论》的卷数……………006

第三节 有关论文译语问题解疑……………009

第四节 《大智度论》之译者与笔受者……………015

第二章 《大智度论》之作者……………021

第一节 《大智度论》对佛法的根本立场……………021

第二节 《大智度论》与毗昙门……………024

第三节 《大智度论》与空门及毘勒门……………040

第四节 三藏与四藏……………046

第五节 佛教的中国与边地……………053

第六节 南天竺与北天竺……………055

2 永 光 集

第七节 《大智度论》与大乘经论……………060

第八节 《大智度论》的作者——龙树……………067

参考资料……………073

附录:尊重古说,抉择新论/释昭慧……………076

二 《起信论》与扶南大乘……………080

一 前 言……………080

二 扶南曼陀罗的译典……………081

一 扶南佛教略说……………081

二 《文殊所说般若经》与
《法界体性无分别经》……………082

三 一行三昧与《解脱道论》……………085

三 从扶南来的真谛译典……………088

一 真谛的《摄大乘论释》……………088

二 依他性——阿黎耶识通二分说……………089

三 真实熏虚妄说……………094

四 多心论与一意识师……………097

四 结 论……………099

三 “灌顶”在佛法中的起因与发展……………102

四 《南传大藏经》于汉译教法中的地位…………… 115

五 忆福严二三事·谈佛教在人间…………… 119

一 福严佛学院草创概况…………… 119

二 佛教在人间…………… 123

三 菩萨行与易行道…………… 124

六 《印顺法师对大乘起源的思考》读后…………… 126

七 《我有明珠一颗》读后…………… 146

八 为自己说几句话…………… 159

九 永怀学友…………… 181

一〇 我与卢胜彦…………… 184

一一 鼓山与虚云和尚…………… 186

一 虚老的年龄…………… 187

二 虚老住持鼓山的法务与人事…………… 189



一 《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

前 言

《大智度论》(以下简称《智论》),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释论,目前梵本无存,仅有汉文译本,为鸠摩罗什(Kumārajīva)所译。

《智论》作者,向来传是龙树(Nāgārjuna)。但是近代学者如比利时的 Lamotte,日本的干潟龙祥、平川彰和加藤纯章,对此定论或则否定,或则修正。否定者如 Lamotte,认为《智论》并非龙树所作,而系某一西北印度说一切有部而转学大乘之学者所造。加藤纯章甚至认为:作者不但不是龙树,而且很可能来过西域,在此完成;罗什也参与此一著作。修正者如干潟龙祥,虽仍肯定《智论》为龙树所作,但是以为鸠摩罗什在汉译过程中已有所增修。这些观点,详见于下列论文:

一、Lamotte 著,郭忠生译:《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谛观》第六二期,一九九〇年七月,页九七——一七九)。

二、干潟龙祥著:《大智度论の作者について》(《印度学佛

教学研究》第七卷第一号，昭和三三年十二月，页一——十二）。

三、平川彰著：《十住毗婆沙论の著者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五卷第二号，昭和三二年三月，页一七六——一八一）。

四、加藤纯章著，宏音译：《大智度论的世界》（《谛观》第五二期，一九八八年元月，页一——四七）。

对于龙树造论的古说，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否定性结论，我觉得值得商榷。审视其论议，往往未能把握论典的特色，未曾考量翻译的过程。但八六老僧，已是衰病余生，不能完成写作的心愿了！亏得昭慧法师愿意发心，所以特为她提供资料，叙说些我的意见，由她整理、写出、发表，以尽中国佛弟子应尽的一分责任！

《大智度论》对千余年来的中国佛学，影响极其深远。早年研读斯论，曾将相关论义，分别类集，对本论用心不少。也曾有意依此写就专篇，说明龙树对佛法的完整看法，但因时间不充分，这一心愿未能完成。

外国学者对《智论》作者的看法，我近来才透过期刊译文而得悉其详。他们能突破语文障碍，而研究这部仅存汉译的大乘重要论典，其资料搜罗之丰，其用力之勤，皆殊为难得。我虽不能完全同意他们的论点，却因此一增上缘而促成本文的撰述，少分达成早年的心愿。这只能说是“因缘不可思议”吧！

第一章 《大智度论》之翻译

第一节 从佛典汉译的程序谈起

晋代佛教经典的翻译,与现在的个人翻译是不同的。如《增一阿含经》的翻译,依道安的《增一阿含经序》说:经是“外国沙门昙摩难提(Dharmanandi)”所诵“出”的。“佛念译传,昙嵩笔受。……余与法和共考正之,僧略、僧茂助校漏失。”^①

这是没有梵本,由昙摩难提背诵出来的。“佛念译传”,是翻译梵文为中国语文的,也还是口说。将它笔记而成汉文的,是昙嵩。再由道安与法和考正文义,僧略与僧茂助校漏失。所以,虽题作“昙摩难提译”,其实他只是诵出而已。在古代,译经是集体事业。

依梵本(古称“胡本”)而译出,也是集体完成的。如鸠摩罗什译诸经论(当然包括《大智度论》),罗什也只是将原文口译为中文语文,其中笔受的、证义(即论证义理)的、润文的人,还真不少呢!所以,因《智论》是罗什所(口)译出的,见到某些可疑,就想像为罗什所“加笔改变”的,那是没有注意到古代译经的实际情形了。

《智论》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释论,所以罗什是先译经,后译论,而又同时译成的。“经”的译出,如《出三藏记集》卷

^① 《出三藏记集》卷九(《大正》五五·六四中)。

八《大品经序》(《大正》五五·五三中)说:

“弘始五年,岁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于(长安)京城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罗什)法师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秦王躬览旧经,验其得失。……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道惊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尽;校正检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讫。”(引文中括号内之文字为作者所加,下同)

《大品般若经》的译出,当时的秦王姚兴,亲自参加,又有五百多位义学沙门,详审文义;“执笔”写成汉文的是僧睿。当时的译场,是相当庄严郑重的!接着就翻译《释论》,如僧睿的《大智释论序》说:“经本既定,乃出此释论。”^①但论后的《后记》却说是弘始“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讫”^②。《后记》与僧睿的《论序》,时间上似乎有点不合。我以为:《后记》作者会编经论为一了。先译经,后译论,在《智论》的翻译过程中,发现经文与论文不合的,就加以改正。如《大品经序》说:“以释论检之,犹多不尽,是以随出其论,随而正之;释论既讫,尔乃文定。”^③经与论先后译出,论讫而后经定。经论会编为一,也就不妨说经与论同时译出了。

僧睿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释论序》(《大正》二五·五七

① 《出三藏记集》卷一〇(《大正》五五·七五上)。

② 《大智度论》末后附记(《大正》二五·七五六下)。

③ 《出三藏记集》卷八(《大正》五五·五三中)。

中——下)说:

“(罗什)法师于秦语大格,唯识一往,方言殊好,犹隔而未通。”

“进欲停笔争是,则交竞终日,卒无所成;退欲简而便之,则负伤于穿凿之讥。以二三唯案译而书,都不备饰,幸冀明悟之贤,略其文而挹其玄也。”

罗什留住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县)十七年,才来到长安。对“秦语”——中国语文,他是能说能写的。但佛典的译出,是给中国人读的,不但要文义通顺明确,还要有汉文的文学意味,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爱好,使佛法广大流通。从这一观点来看,罗什的“秦语”,还是不够水准;对汉文的特色,文学的优美(“方言殊好”),是没有深入通达的。如早期译出的《百论》,由于译得太差,弘始六年又重新译出;《大品般若经》原已译出,但在《智论》的译出中,对于经文,又随时加以修正。这些都可证明:在僧睿等众多义学沙门的眼中,罗什的“秦语”还是不大理想的。

面对罗什“秦语”能力不太理想之局限,僧睿等笔受者,有点无可奈何。如果放下笔来,好好地论究原本与“秦语”间的恰当性,又要面临译场中人多口杂,不容易得到定论的难题。如果依据译语(译语太繁),而改写成简要而便于受持的论文,又不免要被讥讽为穿凿附会。于是,只好决定:译者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记。既然没有好好地润饰辞藻,所以也只好要读者“略其文而挹其玄”了。虽然有这样的局限,但僧睿等笔受者,终究不

会忘记:这是“秦语”译本,是为中国人而翻译的。

第二节 《大智度论》的卷数

佛经的注释,在古代是经与论分别流传的。我国智颢的《妙法莲华经文句》,澄观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也还是这样。但《大智度论》一百卷,实际上却是经论会编——《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释论》七十卷。《出三藏记集》卷二,在“《大智论》百卷”的目录下,还说到“或分为七十卷”^①,但一般都将会论编本称为《大智度论》,而说是“百卷”了。论文的卷数,在翻译时,就传说为《大智度论》百卷,更有误传为“千卷”者,这就难怪要引起近代学者的怀疑了!在此先引僧睿的《经序》与《论后记》,再来解说。《出三藏记集》卷一〇《大智释论序》(《大正》五五·七五上——中)说:

“论之略本,有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言。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于大智三十万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见。”

“此论胡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师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若备译其文,将近千有余卷。”

《大智论(后)记》(《大正》五五·七五中)说:

“论初品三十四卷,解释一品,是全论其本。二品已下,法师略之;取其要,足以开释文意而已,不复备其广释,

^① 《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五五·一一上)。

得此百卷。若尽出之，将十倍于此。”

《智论》百卷，是经与论会编所成的。如除去经文三十卷^①，论文实在只有七十卷。初品译为三十四卷，若经文一卷不计，则论文为三十三卷，二品以下，是“三分除二”的略译。换言之：论文七十卷，扣去初品三十三卷，则二品以下的论文实为三十七卷，这三十七卷，是“三分除二”的略译。

近代学者都把《智论》所释经本当作是二万五千颂本，其实《智论》末卷分明说到：

“如此中般若波罗蜜品，有二万二千偈；大般若品，有十万偈。”^②

“二万二千偈”的经本，译成经文，有三十卷。以此类推，论本“十万偈”，约可译成百三十六卷，这是尚未“略译”之原形。除去初品论文三十三卷，应该还有百零三卷，但如今二品以下略译为三十七卷，那正是三分之中略去一·九分。所以古说“三分除二”，可说是非常的正确！但由于经与论合编为一，泛称“《大智度论》百卷”，于是不免引起若干误会：

一、把合编百卷当作论文百卷。

二、本来经文解释，大都是先详后略的；而《智论》的翻译，也是前详后略。僧睿等忽略了这点，于是以为：初品以一卷经文

^① 《出三藏记集》卷二，“新大品经二十四卷”（《大正》五五·一〇下）。隋《众经目录》卷一作三十卷（《大正》五五·一一八中），“宋藏本”等也是三十卷，唯“丽藏本”作二十七卷。今依《大智论》“或分七十卷”说，取经文三十卷说。

^② 《大智度论》卷一〇〇（《大正》二五·七五六上）。